

106岁老红军赵茂林自述—— “雪山没埋了我，草地也拦不住”

我叫赵茂林，1920年4月生，四川达县（今达州市达川区）人，今年106岁。

小时候，爹娘走得早。1933年，红四方面军发起宣达战役，敌人一下就垮了。红军在苏区打土豪、分田地，穷苦人有了盼头，人人念红军好。

“当红军去！”“上前线去！”1934年，我14岁，参了军，戴上八角帽，成了“红小鬼”。第二年，跟着红四方面军，踏上长征路。

在队伍里，我当卫生员。那时，人还没枪高，赶路挺吃力。一路上照料受伤战友，擦洗伤口，喂水喂饭。

这辈子走过不少路，要说苦，爬雪山、过草地最难挨。

先说夹金山。
当地人讲：夹金山，夹金山，鸟儿飞不过，凡人不可攀。

大山白茫茫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冷风钻骨头，处处是险路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老班长回过头，跟大伙说：“看好脚下，翻过这座山就好了。”

雪下藏着暗冰，路面溜滑。每抬一步，都很吃力。稍有不慎，就会摔下去。

我个子小，步子也小。越往上爬，空气越少，身子不住打颤。老班长伸过手来：“小鬼，撑得住吗？把手给我。”

再往上走，人昏昏沉沉，眼皮抬不动。老班长叫我：“别睡！”

雪山的天，说变就变。
狂风裹着雪末子往脸上砸。风一停，白雪反光，眼睛刺得难受。身上粗布单衣，挡不住山上的寒气。雪落在衣裳上，化开之后，布料冻硬了，像裹着冰壳。

沿途，长眠的战友盖着白雪，还看得出轮廓。队伍不能停，谁坐下，就可能再也起不来。

翻过雪山，又要进草地。草地尽是夺命泥潭。草皮底下淤着黑沉沉的死水，浅处没膝，深处没顶。不敢快走，踩着先头队伍的脚印，专拣盘结草根落脚。

不少战友，再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。
有的体力撑不住，踩空跌进淤泥；有的带着伤，重重栽进沼泽。不光是人，驮物资的牲口也保不住。那时候肚子饿得发慌，望着困在泥里的马匹，想割块肉垫肚子，没人敢上前。脚下多是软泥，一靠近，自己也要跟着掉进去。

这种滋味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粮食很快见底。宿营时，四处挖草根、采野菜，煮一锅戏称“三鲜汤”的野菜汤充饥。



2026年8月，106岁老红军赵茂林向记者讲述长征经历。 通讯员 叶友良 摄

有个老兵走到我身旁，笑着问：“光靠野菜，扛得住不？”

我晃晃手里的木碗：“雪山没埋了我，草地也拦不住。”

老兵捏捏我的空粮袋，匀出半把青稞麦：“有志气，这点拿着。”

我连忙推回去：“你也缺粮。”

他硬塞我手里：“我年纪比你大，顶得住。”

我捧着青稞麦，心口发热。

草地越往深处，粮食越金贵。我是卫生员，没舍得吃，拿这青稞熬成稀粥，分给伤病战友，每人只得一小口。

走过雪山草地，闯过生死难关，往后再遇坎坷，都不算什么。

后来，我当过司号员、通信员，随军转战各地。1942年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，转业到广西，1981年离休。

离休之后，长征磨出来的那股劲头，我一刻也没丢。闲下来，常会想起留在雪山草地的战友，想起那段九死一生的征程。

我们奋勇向前，一心救国救民。行军路上信念坚定，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和群众相依相守，再苦再难也没放弃。

伟大长征精神千万不能丢。

娃娃们呐，爬雪山过草地，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长征。你们，也有你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遇上难处，听党话、跟党走，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，本本分分干事，扛起责任。

你们不必受这般苦，但千万莫忘来时路。新的长征，就看你们的了！

据《人民日报》

56岁女子刚退休 就重返大学读研

瞒着丈夫备考，排队、通勤全都用来复习

10月的广州，在中山大学南校区，56岁的李伟欣正专心听讲《数字经济学概论》。38年前，她曾是中山大学会计专业的新生；今年春天，她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，经复试后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数字经济专业硕士录取。

今年8月，李伟欣办理了退休手续，9月便开启研一新生活。

8月退休 9月读研 “重返母校读研，为跟上人工智能时代浪潮”

1970年出生于广州的李伟欣，在财务管理领域工作了36年，2013年就已经担任CFO（首席财务官），退休后还被返聘到一家企业担任董秘（高级管理人员）。

为什么退休之后还要选择读研？备考、复试、入学，不同阶段都有人向她问起这个问题。

“数字时代扑面而来，过去的经验需要被重新理解、重新整合。我选择回到校园，重新做一名学生，系统学习人工智能、经济、金融和管理知识，让人生下半场拥有更多可能性。”李伟欣表示，“如果想要继续跟上时代，必须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提升思维能力，才能跟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浪潮。”

10月11日中午，刚上完3小时课程的李伟欣，趁着午休间隙又参加了班委会讨论。

其实在一年多以前，李伟欣自己也曾犹豫：“一把年纪”考研，能考得上吗？能读得动吗？她告诉记者，前几年自己提出考研想法时，先生是反对的，“他说什么年纪就要做什么年纪的事，退休后享受清闲不好吗？”

但先生的劝说并没有让李伟欣打退堂鼓。2025年初，李伟欣开始复习，同时还备考了职称考试。这次她没有告诉先生，选择偷偷复习。

李伟欣入读的虽然是非全日制硕士，但同样需要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，初试达到国家线、学校线、学院线才能进入复试。

她想了很多办法：每天背单词、刷题，把所有零碎时间都利用起来，排队打饭、路上通勤全都用来复习。

2025年12月，李伟欣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，顺利通过初试后又闯过了复试。等到录取名单在官网公布，她才把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告诉丈夫。

56岁读研值不值？ 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快乐”

李伟欣告诉记者，开学后她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，上班、上课，七天连轴转。当晚，李伟欣回到家时已经晚上11时许，第二天还要早起。

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得知后十分心疼，劝她说“你这样太辛苦，又上班又上学，影响休息”。李伟欣的女儿在旁帮着妈妈说话：“她不知有多开心，和一帮后生同学在一起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她最快乐。”

李伟欣一直坚持长期主义，毕业后从未放弃学习：1990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，她又自考会计专业，半工半读拿下了暨南大学本科学历；工作36年间，她陆续考下中级会计师、国际会计师、注册财务分析师、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证等多个高含金量证书。

李伟欣表示，56岁还只是人生的中点，教育、工作、退休的三段式人生不再适配新时代。“我有36年的工作经验，不认为这些经验已经过时，更不愿意就此躺平。我希望把这些年积累的实践经验，转化为可传递、可讲授的知识，去托举更多年轻人，继续服务社会。”

据新南方网

“我有两个爸爸，我不怕别人笑话” 无血缘的养育恩，她用陪伴反哺



河南商丘永城，30岁的乔玉枝，心里装着两份沉甸甸的父爱。乔玉枝还没有满月的时候，就被养父抱回了家。养父一辈子没有成家，和自己的亲弟弟，也就是乔玉枝的小叔，兄弟二人一起，把小小的她拉扯长大。在乔玉枝心里，养父是爸爸，小叔同样也是爸爸。“那也是爸爸，我只是喊你小叔。”

如今养父已经86岁，小叔78岁，两位老人年岁渐高，行动慢慢不便，家里还有婶婶需要照料。三位老人离不开人，乔玉枝选择回到家中，专职守在老人身边，扛起照顾一家人的重担。

看着女儿为家里操劳，耽误了自己的婚事，养父满心愧疚，常常暗自落泪，觉得拖累了孩子。可乔玉枝却表示，她说照顾老人是自己的责任，不能因为家庭的重担连累别人，无论多难，她都会好好撑起这个家。一纸收养，半生养育。当年兄弟俩用朴素的善意，给了襁褓里的她一个家；长大之后，她用陪伴与孝心，回馈两位父亲的养育之恩。外人或许会好奇、议论，但乔玉枝从不在意，她能坦然地说：我有两个爸爸，我不怕别人笑话。

没有血缘羁绊，却有胜过血脉的亲情。养育之恩重如山，反哺之心暖人心。这份双向奔赴的爱，朴实又动人。

据小莉帮忙微信公众号